

2010年度
中篇小说
精选

(文本分析版)

中国小说学会



主编 藏策 选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2010 年度中篇小说精选

(文本分析版)

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
藏 策 选 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年度中篇小说精选: 文本分析版/中国小说学会主编: 臧策选择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201-07056-8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②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9387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4.25 印张

字数: 340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目 录

美丽的日子	滕肖澜(1)
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	阿 袁(49)
刀锋上的蚂蚁	方 方(95)
同屋记	孙 频(181)
玫瑰的岁月	叶兆言(225)
白猫	东 紫(294)
黄色花朵上的几个人	吕志青(326)
相思树	秦 岭(411)

序：有一种“主义”叫优雅

藏 策

年度小说精选编到了2010年，新世纪小说也就走过了十个年头。蓦然回首，抚卷长思，不免心生些许感慨。文学史家很习惯以十年为界去给文学分期，那么新世纪小说这十年来，有些什么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和脉络呢？我个人以为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往的那些“主义”都渐渐地风流云散了。小说写作的主流摆脱了图解“主义”式的政治宣传，继而也走出了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各种“主义”的“临帖”阶段，当今作家不再可能因模仿诸如魔幻现实主义或其他什么“主义”而暴得大名……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精神实质，已经内化到了小说的深层“基因”之中，而不再像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样，大多仅流于外在的表皮层……

现代主义精神的内化，当然是与当代社会迅猛异常的现代化进程相互动的，其结果之一就是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重新“发现”。内地所谓的“张爱玲热”当然不是新世纪才开始的，但当代作家能够摆脱模仿，自己水到渠成地与张爱玲“相遇”，却

是到了新世纪才多起来的。比如阿袁的小说像极了张爱玲,但一望而知那绝不是简单的模仿,而是精神上的相遇。再如滕肖澜的小说表面上看并不像张爱玲,但内里却与张氏剪不断理还乱,是一种换成了平民视角的“张看”。凡此种种无他,盖因今日的中国大都市,就“现代性”这一点而言,与张爱玲时代的上海有了许多似曾相识……

然而新世纪小说的话语流变并非单一脉络的,而是多音共鸣此起彼伏的。在当代小说进入新世纪后的前几年,另有一个在当时势头也很强劲的潮流,就是所谓的“底层叙事”。“底层叙事”并不是什么新的文学思潮,而实际上倒是旧思潮的回归……上可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“左翼文学”,中可参照“问题小说”、“干预生活”之类……是根植于传统“反映论”文学观的“时代”产物。“底层叙事”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参考价值,在于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“现代化”进程中被遗弃了的人群的生存状况,看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的另一面……但“底层叙事”的观察局限也是非常严重的,其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仍以一种陈旧的简单的思维方式——比如贫富二元对立之类——来看待今天已然发生了结构性根本变化的社会关系、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。另外,“底层叙事”从根本上说,也是外在于文学本体的,是文学服务于“政治”的另一种方式,对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并无助益。“底层叙事”在新世纪小说中犹如匆匆过客,火爆了几年之后也就黯然退场了……提到“底层叙事”,就不能不提一下方方的中篇小说《万箭穿心》。《万箭穿心》虽然是写“底层”的,但却不仅不属于“底层叙事”,而且从深层结构上彻底颠覆了“底层叙事”的既定窠臼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由贫到富,又由富到贫,而导致了她在一系列人生变故的,不是别人,恰恰是她自己。小说从而超越了简单的贫富二元对立结构,进入到了“底层”人群的文化心理深层以及其精神痼疾……《万箭穿心》可谓

是“底层叙事”的终结者。

由于传统的“主义”早已不能解释今天的现实，而昔日西方的各种“主义”在面对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时又日渐乏力，小说写作在今天其实正面临着史上最大的变局。一方面，由传统纸媒文学延续至今的“纯文学”，作为一种日渐“小众”的文体，作为特供给最后精神贵族们消费的文本奢侈品，其自身正在逐渐汇聚成一种“主义”，这个“主义”经历了现代西方各种“主义”的多年浸润，终于修得有了自家眉眼的玲珑剔透身……这“主义”的名字就叫“优雅”，优雅得像了昔日的文言文和旧体诗……而大众文学，休闲娱乐一路的，则会在“新媒体”中狂欢，并衍生出集图像、视频、音频与文字融为一体的全新文体，说不定他日亦可成就一代新的经典……

还是回来说几句“纯文学”的小说吧，我个人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写作，虽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，但也有着巨大的缺陷，那就是与这个越来越谜样的时代比，显得有点 OUT 了……今天的文学，面对这个时代正在丧失着自己的话语权，因为作家们已经越来越看不懂这个时代，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还大多停留在从前……对今天的现实不再具有阐释的有效性……于是，也只好去聊聊闲篇儿编编故事了——更讽刺的是，现实中的真事又偏偏比小说里的故事精彩！

小说虽然不是用来阐释现实的，但好的小说却一定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全新阐释之上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作家不需要用小说来讲述自己对现实的见解，但作家却还是需要首先对现实有一个自己的见解，而且这见解还必须超越庸常。如果自己在现实中先已经糊里糊涂，写出来的小说又能明白到哪儿去呢？作家用不着去当哲学家，他没必要去为现实下定义；作家也用不着去当经济学家，无需去判断股市或房市的走向……但作家的智慧却应该超越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乃至社会学家，因为作家是语

序：有一种“主义”叫优雅

言的大师,他需要为变幻着的不确定现实建立一套新的“意指”系统。然而,很遗憾,这样的“意指”系统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。这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文学观念的大问题,今天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,在观念上仍停留在传统“反映论”的陈旧范式上,固守什么“文学反映生活”之类,以为文本与现实就是两个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……殊不知今天的现实早已经高度文本化了,甚至比小说本身都更加文本化,小说已经没有了—一个可供临摹写生式的所谓“客观的”和“自然的”对应物,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,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互为文本”关系。作家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仍以传统的简单思维去“反映”现实,则无异于堂吉诃德的与风车作战……

依我看,为“纯文学”所不屑的网络语言,有时都甚至已经走在了传统小说的前面,因为其或多或少地为现实提供了新的“意指”。网络语言已经越来越多地具备了以往日常口语的功能,而日常口语从来都是文学史上促进高雅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。

当新世纪小说走过了十年的时候,作家们确实需要思考了,但千万不要再用那种旧的思维方式。

是为序。

美丽的日子

滕肖澜

一

吃饭时，卫老太发现，姚虹的手搭在卫兴国的大腿上。

吃 桌子是正方形的，桌布四个角垂下来，刚刚好，垂到人的大腿那块，有些屏障的作用。可桌布到底不是屏风，又是纱质的，透光，卫老太一眼便看穿了那头的景象。卫兴国没事人似的，吃饭喝汤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抿嘴，很不自然。姚虹真正是个小狐狸，面上还给卫老太舀汤呢，“姆妈，吃汤——”只一眨眼的工夫，手便到下面去了，像抹了油，动作都不带咯棱的。

卫老太的眼睛是把尺，一膘，一测，便晓得那只手在儿子的膝关节上两公分处——倒也不算顶顶要紧的位置，离警戒线还有些距离。卫老太心里盘算，姚虹进门不到一个月，手就摆到这个位置了。前阵子卫兴国看见她，说话还舌头打结呢，她呢，也是端着举着，卫老太让她和他握个手，“就算是认识了”，她死活不肯把手拿出来，老实得跟黄花闺女似的。现在倒好，一步到位，手直接上大腿了。

卫老太咳嗽一声，那只手顿时松开了，又摆到桌面上来，给她舀汤，“姆妈，再吃一碗汤——”卫老太心里哼了一声。她自然不会说穿，但适当的警示还是要的。跟大人一桌吃饭，多少该收敛些。卫老太朝姚虹看，来上海没多久，已经晓得化妆了，可惜眉毛画成一边高一边低，搞得神情也跟着有些怪异，像有事想

不通似的。卫老太想笑，又有些鄙夷。想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，干脆清汤寡水倒也罢了，一打扮，就露了怯了。

姚虹是弄堂里张阿姨介绍来上海的。张阿姨是热心人，卫老太把意思跟她一说，她便张罗开了。卫老太不太喜欢北方人，说最好是江浙一带的。可江浙一带有点难度，模样周正的，瞧不上卫兴国，模样差的，卫老太也不要。张阿姨劝卫老太，不妨把范围扩大些。说到底人家还是图个上海户口，越是偏远的，越是把这个看得重，别的条件就上去了。好比做乘法， X 乘上 Y 等于 Z ， Z 是常量，不变的。 X 越是小， Y 就越大。这是个道理，卫老太想想也没错。

张阿姨动作也实在是快，没几天便把照片带来了，是江西上饶人。卫老太一看，模样还过得去，便问几岁。张阿姨说三十四。卫老太问，结过婚没？张阿姨说，结过。卫老太问，有小孩没？张阿姨说，没。卫老太又问，前面那个男的，是离了，还是没了？张阿姨回答，两年前病死的。

火车票的钱是卫老太出的，两下里一敲定，人就来了。卫老太关照张阿姨，别把话说死了，好不好还不知道呢。张阿姨晓得卫老太的顾忌，隔着几百里，火车都要开一整天呢，又不是知根知底的，好自然不用说，倘若不好，连个退路也没有。张阿姨想来想去，教了卫老太一招——先把她安置下，付她工资，让她做些家务，相中了当然最好，要是相不中，再让她走，只当是找个保姆，大家都不吃亏。卫老太觉得这法子蛮好，就怕人家不愿意，伤自尊。张阿姨说，外头找工作还有试用期呢，她不愿意，有的是人排队。再说了，你们家兴国要是腿不瘸，上海女人哪里寻不着了？提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，她这是上辈子烧高香了！

姚虹来的第二天，卫老太便带她去医院体检。这么做有些直白了，但别的可以马虎，唯独身体是头一桩，半点玩笑开不得。依着卫老太的想法，没有孩子自然是好，省得累赘，但又怕她生

育有问题。卫老太是快七十的人了，做梦都想抱孙子，卫兴国也四十好几了，拖不得。这女人要是生不出孩子，就算是天仙也要请她走人。

体检报告一切正常。卫老太放下心来，对着她只说是上海有这风气，定期要体检。

回去后，把朝北的小间腾出来给姚虹。说是小间，其实只是拿板隔出的一块豆腐干大的地方，再拉道帘子。放个三尺的小床，连走路都累。卫兴国改睡阁楼。姚虹拿余光偷偷打量——改造过的老房子，小归小，厨卫倒是独立的。

姚虹整理东西时，卫老太一旁看着。一个旧的尼龙包，里面几件换洗的衣服，都是旧得不能再旧的。胸罩是的确良的，那种没有钢托，最最原始的式样，洗得都出毛边了，连卫老太这个年纪都不戴的。毛巾和洗漱用品也没带全。卫老太找了两块新毛巾给她，让卫兴国去楼下小超市买了牙刷。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套真丝的睡衣睡裤给她。早些年买的，一直没穿，倒放旧了，也算是见面礼。

姚虹千恩万谢地接过，说，阿姨你真是好人。卫老太让她改叫“姆妈”——这里头有层意思，毕竟不是真的保姆，人家千里迢迢是来找婆家的，道理上不能太亏待。反正上海人“姆妈”也是混叫的，以前卫兴国的同学到家来，都叫她“姆妈”，并不见得真有什么。让人家叫一声“姆妈”，看着不拿她当外人，好歹也是份心意。

当然了，也因为不是真的保姆，卫老太有心理准备，不指望她能把家务干成一朵花来。姚虹是江西人，吃口重，卫老太特意关照她，不要放辣，不要放太多油和盐。也是应了“矫枉过正”这个词，姚虹做的头一顿饭像是直接从水里捞起来的，端上来时还说，姆妈，上海人吃得这么淡，怪不得皮肤好，水灵灵的。卫老太告诉她，上海人吃得淡是淡，但也不用这么淡，家里又没人得

腰子病。于是第二顿，正宗的江西菜就上桌了，辣得母子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卫老太倒也不生气，晓得她还是太紧张，分寸把握不好，便亲自下厨示范。从菜场买菜，到择菜切菜配菜，再到烧菜，手把手地指导。一道水芹肉丝，水芹菜是最麻烦的，要一月月剥开，小心挑去里面的污泥，半斤水芹菜总得择个一阵子，洗个三五遍才行。而肉丝则必须配合水芹菜的宽度，切得极细，头发丝似的，否则装盘不好看。开油锅一炒，水芹菜里的水便出来了，滗去水，盛到盘里才半盘。却是极费工夫的。还有香煎小黄鱼，便宜东西，也是折腾人的，一条条鱼要开膛剖肚，把内脏拿掉，水龙头下冲洗干净，拿盐腌了，晾个大半日，再放到滚油里煎，一条条进去，香味顿时便出来了。煎的时候不能急，一急受热不均，肉质就不是外脆里嫩了。火也不能太大，否则皮焦了，卖相便差了。卫老太故意烧这两道菜，像新学期给学生上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，把主旨提到一个高度。上海人过日子的意思，精致的简朴，絮叨的讲究——全在里面了。

关于家务活，卫老太对姚虹说，以前在老家怎么干，现在就怎么干，不用有压力。姚虹记下了——但毕竟是不同的。单说拖地吧，姚虹倒是勤快，趴在地上擦，抹布太湿，像写毛笔字，一笔一画都在那儿呢。卫老太说，不用这样，拖把不就在旁边？干拖把上稍微蘸几滴水，拖起来又干净又省力。窗户每个月擦一遍，用报纸。冰箱每两个月除一次霜。阳台要每天打扫。还有洗衣服，内衣分开洗是不消说的了，还要分颜色深浅，不能一股脑全扔进洗衣机，串色。床单被套每两个礼拜洗一次，晒干后最好是熨一下，服帖。卫老太自己的衣服是不用熨的，反正老太婆一个，也不用见人。卫兴国的衬衫外套是必须熨的，虽说在工厂传达室上班，算不上什么好工作，但男人的衣服领子要是软塌塌的，精神也会跟着软塌塌，就不上台面了。

姚虹拿纸笔一字一句地记下来。这个动作让卫老太挺满

意，好坏姑且不论，态度首先要端正。态度对了，接下去的事情才好办。卫老太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放到她面前。她微微一怔，迟疑了几秒钟，随即收下了，脸也跟着红了红。这个表情让卫老太有一丝内疚，多少是有些看轻人家了。倘若是上海女人，怕是早扭头走了。卫老太想到这里，话便软下来了：

“也别有啥负担，就当是自己家里一样——”

姚虹叫卫兴国“阿哥”，卫兴国头次见到她，眼睛里什么东西一闪，倏忽便飘了过去，像道光。姚虹对着卫老太说话没啥，可对着卫兴国，鼻音就出来了，像重感冒。好多音在鼻子里转，每次都要转好几个圈才出来，不肯爽爽气气的。卫兴国被她一通鼻音搞得一愣一愣的，也传染上了，话在嘴里打转，半天才出一个字。卫老太看在眼里，有些不爽，但再一想也好，儿子喜欢是第一条，否则她老太婆再张罗也没用，到底不是包办婚姻。

弄堂是通风的，还是穿堂风，藏不住事的。几天工夫，谁见了卫老太，都要关切地问一句：“人来了是吧？”

卫老太点着头，嘴里解释，“先看看，先看看——”那些人还要细问，卫老太已快步走了过去。八字还没一撇，她不想多谈。那些人的嘴，说多了，假的也成真的了。卫老太最怕这样。

姚虹倒是比想象中大方得多，见了人，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，既不多话，也不装聋作哑。碰到楼上楼下，搭把手帮个忙，买个小菜晾个衣裳，也是没二话的。时间一长，卫老太慢慢看出这小女人的好来——没有小地方人的扭捏，待人接物还是蛮得体的。原先担心那层不上不下的关系，怕彼此尴尬，倒也没有。姚虹嘴上叫她“姆妈”，却也拎得清，并不真把自己当儿媳，还是试用期呢，是学徒。媳妇也要学的呀，学会了，才能真的上岗。人家管吃管住，还给钱，比老家的师傅不晓得好多少倍呢。姚虹这么想着，心里便舒坦些。

临来之前，姚虹把卫家的情况问了又问，大大小小的事，查

户口似的。她晓得介绍人是有些烦了，可嫌烦也没办法，这是大事。她问，卫兴国是生出来就瘸，还是咋的？介绍人说，生出来不瘸，得小儿麻痹症瘸的。姚虹问，传达室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介绍人说，千把块吧，也就上海最低工资线。姚虹又问，他家那套房子是自己的吗？有多大？介绍人说，弄堂晓得吧，就是电视里那种上海老弄堂，东家一个阁楼，西家一个亭子间，你自己想吧。这介绍人是张阿姨的一个远亲，撮合这事时并不十分热情，而是有些居高临下的，手底握着十来个女人，扑克牌似的，让谁去不让谁去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“他要是四肢健全，长得像许文强，家里住别墅，一个月赚几万块——他吃饱了撑的，找你？”介绍人最后这么说。姚虹并不生气，停了停，从桌底下递了个红包过去，“您多关照——”

到上海那天，卫老太母子去火车站接她。人群中，卫兴国举了块牌子——“江西上饶，姚虹”，很醒目。姚虹看到卫老太，第一印象便是，这老太把自己拾掇得挺干净。稍稍放了些心，怕就怕碰到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再看卫兴国，原地站着看不出腿瘸，鼻子很大，眼睛有些眯缝，不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长相，但也不太丑——姚虹又放了些心。火车站离家不太远，回去时叫了辆出租。卫兴国坐前排，她和卫老太坐后排。她是第一次坐出租，有些局促，一路上都紧贴车门，生怕碰着卫老太。卫老太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气，端坐着不看她，也不说话。她听介绍人说过，卫老太退休前是会计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。她只得朝前看。卫兴国后脑勺有些秃，顶上白花花的一小块，泛着光。姚虹想，这男人原来还是个癞痢头。

母子俩专程来接她，这个细节让她觉得挺窝心。后来向卫老太讲起这事时，姚虹用了非常夸张的语气，“感动啊，姆妈这么大年纪，阿哥腿也不方便——真是很感动的。”卫老太还要客气，“你大老远地跑来上海，总归要接的。这是道理。”姚虹

说：“所以呀，所以真的是很感动，感动极了。”她一连用了四个“感动”，说到后面，眼圈还红了红——三分好说成十分好，人家听了开心，自己也不吃亏，皆大欢喜——这也是道理。姚虹给家里人写信时，说她叫卫兴国“阿哥”，那边人听了都笑，说，怎么叫阿哥呢？是男人呀，不是阿哥。

她便解释，“阿哥”其实就是男人，是“情哥哥”的意思。叫“阿哥”也好，不生分也不尴尬，朴朴素素的，是个好称呼。

姚虹到的第二个礼拜，卫兴国就邀她去看电影了。是上午场，半价。走进去，整个场子就他们两个人。电影刚开场，灯一关，卫兴国的手就活动开了。起初像搔痒，不经意似的，蜻蜓点水，是在试探。姚虹朝旁边让，可再让也只有那么点地方，总不能离开座位。让到不能让的时候，姚虹就不再让了。于是卫兴国动作幅度更大了。姚虹朝他看，见他眼睛盯着电影屏幕，煞有介事的，手却很不老实。姚虹忽然想笑了。但这个时候不能笑，一笑就臊了，没意思了。

关键还是家里房子小，倘若只有两个人倒也罢了，可多了个卫老太，就相当不方便了。这一带的旧房子，老早就说要拆了，可雷声大雨点小，拖到现在都没动静。看早场电影这个法子，卫兴国还是跟厂里几个小青工学的，花几十块钱，坐上两小时。外面点杯咖啡都不止这个数。附近那家电影院搞噱头，每天早上十点场只要十元钱，很划算。

再划算，总归也是笔开销，卫兴国向母亲要钱。他的工资，还有残疾人补贴，都是卫老太替他收着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平常没啥花销，最多是剃个头，买张 DVD 片子什么的。卫老太掏了一百块给他。卫兴国说：“妈，再多给点。”卫老太又加了一百，卫兴国还是嫌少。

卫老太朝他看，问：“要这么多钱干吗？”卫兴国说：“用呀。”

卫老太问：“干什么用？”卫兴国红着脸，说：“看电影。”卫老太其实是明知故问，当着姚虹的面，给他们个钉子碰。隔三岔五便往电影院跑，卫老太看不惯。可儿子这么老老实实在地说出来，卫老太又有些不忍了。到底是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也作孽。卫老太又多添了一百，如果再嫌少，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行了。

卫老太说儿子，“公园里坐坐不也一样？电影院里坐还要花钱，公园里坐上一天，也没人问你收钱——”卫兴国嘴巴咕哝一下，没说话。姚虹插嘴说：“姆妈讲的有道理，我本来也是这个意思——”卫老太斜她一眼，心想，你倒会充好人。

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数目越要越多，周期越来越短。卫老太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到后来，卫兴国索性提出——由自己保管工资。厂里工资一千三百块，加上残疾人补贴两百多，总共一千五出头。“我又不是小孩，老是伸手要钱，傻兮兮的。”

卫老太一口回绝。理由很简单，“没结婚就是小孩，钱放在我这里，要用的时候问我拿——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卫兴国说：“不是不放心，是没必要多此一举——姆妈年纪大了，管钱也老辛苦的。”卫老太嘿的一声：“管钱有啥辛苦？多动脑筋，不会得老年痴呆症，多点钞票，手也不容易生冻疮。”卫兴国吃瘪，下意识地朝厨房看。姚虹在厨房烧饭，关着门。房里只有母子俩。卫老太晓得姚虹是避嫌疑，可越是这样，越是露了痕迹。

一会儿，姚虹端着饭菜出来，招呼两人吃饭。她厨艺最近有所长进，一道葱烤鲫鱼有模有样，只是味精还是放得多，吃的时候还行，吃完便不停喝水。卫老太前年腰椎间盘突出那阵，请过一个保姆，也喜欢放味精——其实这是保姆的通病，毕竟不是大厨，怕东家嫌自己手艺差，只好使劲放味精，吊鲜。卫老太跟姚虹说过几次，她答应了，可临到装盘又是一把味精撒下去，习惯性动作。

卫老太说：“味精不好多吃的，要得肾结石的。”卫兴国说：“姆妈帮帮忙，哪有这么吓人，味精呀，又不是毒药。”卫老太白儿子一眼，说：“凡事都要有个度，过了这个度，就算是仙丹也要吃死人。”姚虹不吭声，心里晓得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——卫兴国三天两头要钱，现在又提出自己管账，在老人家眼里，是过了这个“度”了。

收拾完碗筷，姚虹把阳台上的衣服收进来。卫老太拆一件旧毛衣，让她帮着撑线。姚虹问：“姆妈，织毛线啊？”卫老太说：“给兴国织条围巾。”姚虹说：“姆妈眼睛不好，还是我来弄吧。”卫老太嗯了一声，将绕好的线头给她。姚虹把毛线缠在膝盖上，一边绕，一边看电视。是韩剧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。看着看着，卫老太冒出一句，“还是韩国好啊，有规矩，老人说一句话，小辈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哪里像中国，都反过来了。”姚虹忙说：“中国也是一样的。”

卫老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上海有句俗话，叫‘若要好，老做小’，我现在就是老做小。小的都爬到老的头上去了。”

卫兴国在一旁看报纸，像是没听见。卫老太讲得激动，呛了一口，顿时咳嗽起来。姚虹放下毛线，到厨房倒了杯茶过来，“姆妈，喝茶。”卫老太接过，瞥见她诚惶诚恐的神情，想，搞得跟童养媳似的，扮猪吃老虎。卫老太又朝儿子看，痴痴懣懣的模样，跟那小女人相比，真是有些马大哈的。卫老太想到这儿，更觉得不能把钞票交给儿子，交给儿子便是交给那小女人。好还罢了，倘若不好，那是要出事情的。

卫兴国放下报纸，用塑料袋包了一堆竹片上阁楼了——卫老太晓得他又要搞那些花样了，到外面捡些破竹片，编些小篮头、小车、小人什么的。房里堆得到处都是。卫老太不懂儿子怎么会喜欢这些名堂，劝过几次都没用，只得由他去了。说也奇怪，卫兴国对别的事不上心，唯独对这个例外，中了魔似的，一弄